

傑出歷史人物與澳門

李燕林



徐 凱 宋柏年 徐萬民 主編

澳門與人文歷史

林鉅年 丙戌夏



徐 凱 宋柏年 徐萬民 主編

澳門理工學院出版

書名：傑出歷史人物與澳門
主編：徐 凱 宋柏年 徐萬民
出版：澳門理工學院
責任編輯：黃雁鴻 陳昱良
封面簽題：季羨林
印刷：城市印刷廠有限公司
印數：1,000冊
版次：第1版
出版日期：2007年5月
ISBN 978-99937-58-37-2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編委會名單

主 任：郝 平 李向玉

副主任：宋柏年 李岩松

委 員：鄭妙嫻 徐萬民 崔維孝 徐 凱 王元周 李長森

主 編：徐 凱 宋柏年 徐萬民

傑出歷史人物與澳門

目 錄

序.....	李向玉	1
澳門人的光榮與驕傲（代序）	徐 凱	3
西學東漸—利瑪竇	曹婷婷	7
一、一個風雲際會的時代		7
二、沐浴洛雷圖神光的青年		9
三、踏上不歸的東方之旅		10
四、聖保祿學院的修業時光		12
五、北達燕趙之路		14
六、澳門形成的傳教思路		18
七、從澳門放眼中華		21
八、兩種文化的碰撞		25
欽差巡閱—林則徐	孟曉旭	29
一、澳門與鴉片貿易		30
二、禁煙與澳葡當局		33
三、在澳門的較量		36
四、欽差大臣巡視澳門		41
五、開眼看世界		47
六、魂繫澳門		52
盛世危言—鄭觀應	夏維奇	55
一、故里的夢想——傳統文人路上的徘徊		55

二、上海的輝煌——弄潮於近代化洪流	58
三、澳門的樂章——維新理論的構建	65
四、復出後的行蹤——經濟、政治與文化的交響	73

鏡湖俠醫—孫中山 崔 岷 85

一、澳門：懸壺濟世第一站	85
二、行醫鏡湖與“醫國事業”	91
三、在民主革命的潮流中	99
四、孫家的第二故鄉	104

坎坷驍將—葉挺 張會芳 110

一、自幼學軍 投身革命	110
二、廣州起義 迭遭冷遇	113
三、安居澳門 難得休閒	117
四、拒絕拉攏 著力抗日	121
五、重披戰袍 組建新軍	125
六、相濡以沫 生死與共	128

夢回故里—冼星海 王元周 132

一、鐵打心肝銅打肺 立實心腸去捱世	132
二、南國簫手早揚名 普遍音樂韌求之	135
三、我們的心是戰鼓 我們的喉是軍號	144
四、為抗戰發出怒吼 為大眾譜出呼聲	155
五、身殞異國驚赤縣 魂歸故里勵鏡海	161

後記 168

序

李 向 玉

不知不覺，澳門已回歸祖國七年。在這兩千五百多個日子裡，這個面積僅有二十七平方公里的小城，却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裡不再是四百五十多年前不遠萬里由伊比利亞半島輾轉而至東方的葡萄牙人發現的靜謐小港，亦不再是他們以晾曬貨物為藉口賴以登岸寄居的偏隅小城，幾個世紀“蠻煙頓清廓，萬象盡昭蘇”的景象已成往日煙雲。今天的澳門在經濟起飛的帶動下，顯得年輕而充滿活力，一片“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的繁華景象，變得朝氣蓬勃，漸受外界矚目，也為國際所知。

我們有今天的成就，是一代又一代澳門人一步一個腳印蹣跚而來留下的足跡。儘管人們都說澳門是蓮花寶地，獨受上天眷顧，但澳門的成功也確實不是神話，而是一代又一代澳門人辛勤努力的豐碩成果。因此，我們有今天的自豪，不但要感激這個小城經久不衰的生命力，更有賴於前人為這個小城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不錯，澳門是個充滿美麗神話的地方，因而也是英雄志士留戀之地。回首歷史，我們不難發覺，不少名人賢士都曾在這裡著跡。不管是首度搭起東西方溝通橋樑的耶穌會士利瑪竇，還是憂國憂民胸懷大志的實業家鄭觀應；不管是為振興中華而不惜在虎門銷煙，與外國列強戰鬥到底的林則徐，還是一手推翻帝制專政，改變中國面貌的國父孫中山；不管是蟄伏而居志在千里，最終為國捐軀的抗日名將葉挺，抑或是才華橫溢，令人欽佩的天才音樂家冼星海，都曾與澳門結下不淺的緣份。這些名人各有發展，在歷史的不同時期建立了各自的豐功偉業。儘管他們志向不同，所獲歷史稱譽也各異，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這些偉人均與澳門結下了不解之緣。而這個彈丸之地的偏隅小城，恰恰無遮無擋地見證了他們的事跡和成就。

為繼承前人的優良傳統，宏揚愛國愛澳的進取精神，澳門理工學院、北京大學與中央電視台合作拍攝了系列電視紀錄片《傑出歷史名人與澳門》。現在，澳門理工學院又將同名書稿付梓出版，把利瑪竇、鄭觀應、林則徐、孫中山、葉挺和冼星海等六位在中國近代史上影響深遠的歷史人物展現給廣大讀者。通過這本書，讀者可以感受到他們的往跡，在澳門的生活，以及同澳門的歷史淵源。使人讀來悠然神往，對這幾位令人肅然起敬的歷史人物，有了更多一份瞭解和親切。

更加期望的是，澳門的年輕一代，能通過這本書對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有更深刻的認識，也借幾位傑出歷史人物的立行為人，足以作為新一代的典範，使他們在物質充裕的現實社會裡，找到一盞精神之所依歸、立身處世之所導向的明燈。

澳門人的光榮與驕傲

（代序）

徐 凱

四百五十多年前，澳門原是我國南海之濱珠江三角洲南岸香山縣一個偏遠的小漁村。這塊土地曾經有過許多名稱，均與當地的自然形勝、江海物產、經濟生活，以及葡萄牙人的到來，息息相關。諸如：相傳早在南宋之時已有蓮島之名；明清時期，稱為濠鏡澳、濠鏡（或作蠔鏡、壕鏡）、濠江、濠海、鏡湖、香山澳、澳門、馬交等。澳門一詞，古文獻較早見於明代嘉靖年間浙江巡撫龐尚鵬的《撫處濠鏡澳夷疏》，其奏疏言：“廣東南，有香山縣，由雍麥至濠鏡澳，計一日之程。有山對峙如台，曰南北台，即澳門也。外環大海，接於牂牁，曰石硤海，乃蕃夷市舶交易之所。”爾後著述多沿用此說。明末清初人屈大均的《廣東新語》卷二《澳門》亦曰：“自香山城南，以往二十里，一嶺如蓮莖。逾嶺而南，至澳門則為蓮葉。嶺甚危峻，稍不戒，顛墜崖下。”康熙、乾隆時人印光任、張汝霖合著《澳門記略·形勢篇》云：“澳南有四山離立，海水縱橫貫其中，成十字，曰十字門，故合稱澳門。或曰澳有南台、北台，兩山相對如門云。”可見，從康熙年間起，澳門之名已經成為人們的普遍稱呼了。至於馬交之稱，即Macau，是葡萄牙人到達澳門時的稱謂，不管此名是否與媽祖閣等相關，葡萄牙人的作用是將遠東澳門的名字傳播到世界。荒漠的小漁村被開闢為中外貿易的重要場所，也成為東西文化交彙之地。從此，澳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十五世紀初葉，即明代世宗嘉靖初期，包括葡萄牙人在內的“諸蕃”已經混迹珠江口。早年夷船停泊在海濱灣澳之地，居無定所，如新寧而散居於廣海、望峒，香山則分泊在浪白、蠔鏡澳、十字門等地。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廣州府將“市舶提舉司”遷往澳門地區，允許外國商船入泊濠鏡澳，進行中外互市貿易。這標誌著澳門正式開埠。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葡萄牙商人的貨船遭風濤破裂，貨物浸水，請求借地晾曬，經海道

副使汪柏許可，棚壘數十間。之後，“漸運磚瓦木石為屋”，形成葡人聚落。從此，諸澳皆廢，濠鏡獨為市舶彙集之所。明清兩朝在澳門設官，管理該地的行政、司法、稅收和治安，始終行使國家主權。葡萄牙人服從中國的行政管理和法令，按年交納租金。

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英國殖民者用炮艦打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戰後各國列強紛至踏來，葡萄牙殖民者妄圖攫取對澳門的控制權，不斷蠶食擴大地盤。他們拆毀關閘，由三巴門以北，至舊關閘，視為葡界，強佔澳門。直至光緒十三年（公元1887年）三月初二日，腐敗的清廷簽訂《中葡會議草約》，同意葡國永駐管理澳門。同年十二月初一日，又簽發《中葡條約》五十四款，從法律上確保了葡人在澳門的既得利益。

開埠後，三大航海通道彙集澳門，將它與歐洲、非洲、南亞、拉丁美洲和東亞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逐漸成為一顆璀璨的“東方明珠”。中西方文明的衝突與交融率先在這塊土地上展開。澳門的土地盤錯著中西文化的兩條根系，即中國傳統文化和以神學為特質的西方文化，它們交織在一起，各具特色，和而不同，和諧相處。而中國的士大夫和東來的耶穌會士，正是這兩種文明的載體與媒介。澳門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葡國特別的管理方式，又使這塊土地別具神韻。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每當風雲際會，嶺南一批英俊，負笈仗劍，徑道澳門，於榕蔭林泉處，慷慨邦國興廢，探討救世之道。為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與掠奪，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明代中葉以來，尤其是改朝換代之際，不少士大夫與文化名人或光顧澳門，或久居於此，諸如，葉權、湯顯祖、屈大均、吳漁山、梁喬漢、何紹基、尹恭保、丘逢甲、汪兆鏞、陳子褒、容閔、高劍父、冼玉清等，他們弘揚孔孟之道，尊師重儒，開館授徒，發展教育事業，同時潛心學術，將中國傳統文化深深地根植在這塊蓮花寶地上。澳門開埠以來，西方的宗教、科技文化也隨之傳入。他們修築各式教堂，開辦學院，培育人才，將此作為傳播天主“福音”的基地。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遠東第一

所西式大學——聖保祿學院建立於澳門，為了適應在中國傳教的需要，培養“人性”和“學術”傑出的傳教士，較普遍地學習漢語文字，研修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禮儀習俗。聖保祿學院造就了一批早期歐洲著名的漢學家，也培養出一批中國研習西學之士，還選拔學生到歐洲留學。中西文化在這裏撞擊與融合。從學院畢業來華傳教的上百名耶穌會士中，利馬竇、龍華民、龐迪我、熊三拔、艾儒略、金尼閣、湯若望、南懷仁、徐日升、郎世寧等，皆為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十九世紀中期，清朝面臨著社會與民族兩大危機，各種社會矛盾加劇，各國列強蠶食疆土，亡我之心不死。許多愛國志士仁人，通過澳門的窗口，放眼看世界，尋求良策，挽救時局。林則徐在廣州編纂《四洲志》，資料多取自澳門。魏源在其基礎上，完成了《海國圖志》，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口號，主張向西方學習，推動了清末維新改良運動的發展。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等避居澳門，創辦《新知報》，繼續鼓吹自己政治思想。近代改革思想的先驅——鄭觀應在澳門“鄭家大屋”，修訂維新理論的名著《盛世危言》，極大地震動了朝野，影響了孫中山、毛澤東等幾代偉人的革命生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的家屬定居澳門，孫中山本人也經常到這裏從事革命活動，為實現“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目標而奮鬥。

澳門同胞有著愛國愛澳的光榮傳統。當中華民族處於危機之際，澳門的英雄兒女挺身而出，捍衛祖國。鴉片戰爭後，葡萄牙殖民主主義者粗暴地拆掉官署，強佔民田，毀人塚墓，開闢馳道，構築炮臺，擴大勢力範圍。他們的野蠻侵略行徑激起人民的強烈反抗。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八月，龍田人沈志亮帶領村民殺死暴戾的葡人總督亞馬勒。他們的正義之舉得到百姓的讚譽。在抗日戰爭時期，澳門人民愛國熱情高漲，出錢出物，支持抗戰。一些青年奮然奔赴前線，血灑疆場。內地不少著名學者、藝術家等避難澳門，宣傳“勿忘國恥”、“還我河山”！家居澳門的“北伐名將”葉挺兩次遭遇挫折，他都回到這裏，拒絕國民黨要人的拉攏，活動於港澳之間，為抗戰籌措物資。出生於

澳門的“人民音樂家”冼星海創作了《黃河大合唱》等激昂雄壯的抗戰歌曲，鼓舞著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拿起刀槍，將日寇趕出自己的家園。

清末民初，澳門貿易港的地位衰落，逐步變成了以博彩業著稱的東方“蒙地卡羅”，也被視為“文化沙漠”之區。從而掩飾了澳門一批傑出人物的歷史貢獻，以及它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輝煌。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偉大祖國。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這為澳門插上了騰飛的翅膀。七年來，以博彩旅遊為特色的經濟大幅度地增長，社會穩定。當然，“龍頭產業”的發展也給澳門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澳門急需加大文化教育事業，深層次地發掘豐厚的文化底蘊，弘揚其文化開放、包容與和諧的鮮明特徵，為澳門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服務。

青少年為澳門的未來和希望。為了激勵他們愛國愛澳的高尚情操，加強對祖國五千年光輝燦爛的歷史、當前國家、國情的認知，及澳門鄉土歷史與文化的教育，全面地提升青少年的人文素質，增強國家民族認同感，北京大學、澳門理工學院和中央電視臺聯合拍攝了大型歷史記錄片《傑出歷史名人與澳門》（六集），宣傳澳門歷史上的傑出人物，展示他們的豐功偉績。配合這套歷史記錄片，我們編寫了《傑出歷史人物與澳門》一書，這應是第一集，以後有機會還要繼續編寫下去。衷心希望青少年朋友從書中有所受益，樹立起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集中精力學好先進的科學文化，為建設家鄉澳門貢獻自己的力量。我們深信，澳門的明天一定會更美好！

群星璀璨照濠江。這批傑出歷史人物的英名將鐫刻在澳門的史冊上，他們永遠是澳門人的光榮與驕傲！

西學東漸—利瑪竇

曹婷婷

萬曆十年七月二十日（1582年8月7日），一支船隊抵達澳門，從船上走下一位虛弱的神甫，他用好奇的雙眼審視著這個全新的世界，並堅定地走向這片未知的土地。他就是利瑪竇，一位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聲名顯赫之人。（圖1）他在明朝都城北京建立第一所天主教堂，開闢了傳教基地；他作為天主教傳教士第一次獲得在中國大陸的居住權；他用中文寫了第一本關於基督教的著作；他編寫了第一部中西文字典——《葡華字典》；他設計出中國第一個拉丁字母拼音方案；他



圖1：利瑪竇

第一個按中國習慣取名；第一個傳授記憶法，出版記憶著作《西國記法》；第一個傳入西方天文學歷法，影響了中國學術傳統；第一個傳入與翻譯《幾何原本》，傳入西洋演算法；第一個將西方地理傳入中國並指導應用；第一個傳入西洋美術；第一個創立信徒團體——天主母會；第一個以儒服傳教；第一個以漢字寫了十九種著作；第一個以外國傳教士身份獲皇帝賜葬……他是歐洲漢學的開山鼻祖，十六世紀中葉溝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而利瑪竇在中國的佈教和傳播西方文明的諸多個第一，都是從澳門起步的。

一、一個風雲際會的時代

十四世紀中期，中國剛剛經歷過一次艱難的改朝換代，大明朝建立，新的統治者採取一系列的措施鞏固新的王朝。靖難之役，叔侄爭位，燕王朱棣奪取皇權，是為明成祖。永樂期間，他以卓越的才智，帶領著明朝走向穩定與強盛。而此時的歐洲

卻在發生著一場巨變，文藝復興的浪潮席捲歐洲，打破中世紀的千年沈寂，老歐洲有了新活力；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的需要促使歐洲人不斷探險、尋找通向世界的道路。永樂十三年（公元1415年），葡萄牙人奪取了非洲的休達。之後，他們發起一系列開拓疆土的活動，並發現了通往印度的航線，打開了通向東方之路。與此同時，哥倫布劃時代的航行開闊了人們的眼界。十五世紀成為世界歷史上極不平凡的時代。這是一個地理大發現的時代，一個對人類未來產生無法估量作用的時代。

征服者緊緊跟隨著探險家的腳步。索科拉特島（socotra，即也門）和霍爾木茲海峽於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被佔領。六年（公元1511年），阿方索·德·阿爾布魁克(Alphonso de Albuquerque)佔領果阿，葡萄牙帝國在東方的基礎宣告奠定。幾乎一夜之間，數不清的民族和千差萬別的文化突然出現在歐洲人的視野。他們以劍和十字架開始了征服世界的進程。但是，在東方，他們受到了嚴重的挫折。尤其是明王朝統治下的中國，對天主教的傳播造成重重的困難。在歐洲人眼中，中國不僅僅是一個國家，那簡直就是一個新世界，一個封閉已久的世界。殖民者勇往直前的探險精神，擴張殖民勢力、攫取權利、聚斂財富，以及傳播天主教的熱情，這一切對於中國來說是完全陌生的。西方的傳教士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方濟各·沙勿略這位打開日本信仰之門，並夢想著在中國也做出同樣業績的耶穌會士在上川島逝世，彌留之際，他對著中國大陸絕望地呼喊：“岩石、岩石，你何時才能裂開？”當時，古老中國的大門緊緊關閉著，外國人只能不斷地在外徘徊，一些試圖進入的葡萄牙人被關到了廣東的監獄。但是，轉機很快出現，曾經因為錯過了一些商業機會而遺憾的頗有影響的廣東商人，成功地通過廣東巡撫林富，促使朝廷將防衛大門稍稍地打開一點。廣東有限貿易對外開放始於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葡萄牙人獲得明廷的批准，在澳門租地建屋。萬曆三年（公元1575年），澳門成為天主教在遠東的第一個主教區，負責日本、中國等國的傳教事務。從此，澳門成為耶穌會士向中國、日本和

東南亞傳教的前哨，也成為溝通歐洲與遠東文化的橋樑。

歷史充滿了巧合。正是沙勿略去世的那一年，利瑪竇在意大利出生了。沙勿略留下了向中國傳教的未盡理想，而利瑪竇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了這一理想最有力的實踐者。

二、沐浴洛雷圖神光的青年

嘉靖三十一年九月十九日（1552年10月6日），意大利馬塞拉塔市的藥劑師喬萬尼·利奇家裏迎來了他第一個兒子——利瑪竇的哇哇啼哭聲。馬塞拉塔城是從羅馬到洛雷圖朝聖的一個中繼站，距洛雷圖只有很短的一段路。利瑪竇大半生漂泊海外，但他始終魂牽夢縈著故鄉，覺得自己永遠沐浴著洛雷圖的神光。

利瑪竇的父親是位藥劑師，也是一名成功的商人，曾任教皇屬下的市長，曾經代理馬爾凱省省長。母親則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利瑪竇的童年是在耶穌會士白啓完神甫的教導下開始讀書的。由於他天性聰慧，記憶力甚強，讀過的書，很快就能背誦下來，所以老師非常喜愛他。不久，白啓完神父入了耶穌會，利瑪竇只好在家自學。九歲時，他到耶穌會在瑪柴拉達城創辦的一所學校讀書，進步很快，十六歲即讀完了中學。這時他的父親已做了省長，對其長子期望很大，希望將來能繼承他的職業，光耀門楣。由於在都城可以結識不少權貴，將來工作上也可得人保薦，因而他父親把他送到羅馬一所大學讀法律。

剛到羅馬時，利瑪竇人地生疏，所幸離家前，瑪柴拉達的老師們給他寫了一些介紹信，讓他認識在羅馬的耶穌會士，使他在學習之外，能多一個去處。利瑪竇在課程之暇，常去拜訪那些耶穌會士，參加耶穌會士所創立的聖母會，開始過著嚴格的修身生活。在和耶穌會士的來往中，他的內心慢慢起了變化，覺得人生如果只為追求世俗的名利，實在太庸俗。羅馬法的條文與耶穌會會祖聖依納爵的神操書相比較，前者使人向地，後者卻使人升天。他似乎也聽到天上有一個聲音，招呼他的心靈向上高飛。

隆慶五年（公元1571年）七月二十五日，為西方聖母升天

節。這一天，利瑪竇帶著簡單的行李，叩響了寂靜的聖安德烈備修道院的小門，開始了他不尋常的傳教士生涯。當時前來迎接他的是羅馬共和國極盛時期最顯赫的人物之一法比烏斯·德·法比伊斯。後來，法比伊斯出任羅馬公學神長，並為利瑪竇爭取到了出國傳教的批准。

利瑪竇在備修院學習了十三個月後，隆慶六年（公元1572年），進入耶穌會辦的羅馬學院。在這裏，他學習了兩年修辭學，三年哲學，度過了一生中難忘的大學生活。羅馬學院是當時歐洲許多青年神往的地方，這裏學制完善，教學規範，學校課程設置出自巴黎大學著名學者納達爾(P. Nadal)之手，堪稱當時的典範。在羅馬學院，對利瑪竇影響最深的有兩位恩師，即克拉維斯(P. Clavius)和貝拉明(Robert Cardinal Bellarmine)。克拉維斯是耶穌會著名的數學家，是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摯友，知識淵博。他傳授給利瑪竇天文、算術以及地理等方面的知識。樞機主教貝拉明是一位善於辭令的辯論家。利瑪竇後來在中國能成功結交上層社會士人，與他善於交際和辭令的本領是分不開的，而這種能力的養成深受到了貝拉明的影響。求學期間，利瑪竇還學習、掌握了天文儀器和鐘錶的製作技術。這些都對他到中國後傳播福音大有裨益，而隨著他在中國足迹的延伸，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也傳入了當時尚在農業文明中蹣跚的中國，無疑是給古老的東方之國帶來了現代科學的曙光。

三、踏上不歸的東方之旅

當時，東方熱席捲了整個歐洲，向東方傳教的狂潮使年輕的利瑪竇激動不已，他夢想到神秘的東方國度去通過傳佈基督教福音來拯救衆生靈魂。萬曆五年（公元1577年），他報名參加耶穌會往印度傳教的教團。於是，他便和傳教士羅明堅等人取道熱那亞去里斯本。在葡萄牙候船期間，他進入耶穌會士訓練東方傳教團的中心科英布拉學院短暫學習。次年二月二十二日，利瑪竇乘坐“旗艦”聖路易號從葡萄牙出發，繞過好望角，跨越印度洋，經過艱苦的長途跋涉，終於在當年9月13日到達印度

果阿。在果阿，利瑪竇並沒有如願以償地被派到異教徒中佈道，而是奉命繼續完成在羅馬尚未修完的神學，並擔任一些課程的教授，期間還被派往科欽四五個月。八年（公元1580年）十月二十三日，他寫信給馬塞利神父說：“去年，我教初班（相當於今天的修辭班），今年我為康復來到科欽，還是教這種班，教了四五個月。”這段時光的利瑪竇經歷著許多不愉快的事情：與友人分離，健康可虞，必須在難熬的氣候條件下繼續攻讀神學，尤其是教書使他筋疲力盡，有時甚至對未來失去了希望。11月30日，他寫給馬菲伊神父的信中說道：“與一般的看法相反，我（遵照上級神父的命令，在果阿）開始教希臘文，不到三個月的功夫，已經做到班上有十二三名學生上課，還開始講授狄摩西尼的《菲利浦》第一篇。可是，因為我研究希臘文過於用功，腦袋痛得厲害，還未能痊愈。我還被派往科欽授課四五個月，然後我被授與教職（7月26日聖女安娜日他非常莊重地舉行了首次彌撒），就又被派回果阿來完成神學學習；不知道是要在這裏結束（講授）語法呢，還是（了結）生命，因為這個地帶疾病太多了。”這樣一味學習神學和進行授課的生活並不是利瑪竇的願望所在。

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十月二十九日，他在寫給以前的羅馬公學導師、當時耶穌會總會長克洛德·阿誇瓦神父的信中說出了心裏話：“頭兩年，幾乎總是要我教人文科學；今年第三年，先是授與我神父職，省區長又要我繼續學神學，那將是神學三年極了。雖然我向上級神父們表示，我很想從事其他工作，不要總是教文藝課，不過我還能欣然從命，因為我知道這是要求絕對服從的命令，因而就是上帝的旨意。”不過在此期間他還是接受了一項較為有趣的任務，他的朋友馬菲伊奉教皇邁居裏安之命，主要從基督教的角度撰寫葡屬印度史，為此請求為他找幾個熟悉當地情況的通訊人，利瑪竇就是其中之一。這項任務使他得以非同尋常的方式開始熟悉東方傳教的生活。利瑪竇還強烈反對耶穌會當年開始實行的在土著教士學習問題上的新辦法，即只許他們學習拉丁文和良心問題，而不許他們聽歐洲教士的哲學課和神學課。為此他被免除其他事務，只要“隨意行懺悔幾次”。現